

劇場中的歷史教育 以汪其楣《舞者阿月》為例

陳正熙

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

劇場藝術科主任

蔡瑞月，台灣現代舞蹈的先驅，一生勇敢追求自我的傑出女性，在台灣近代歷史的驚濤駭浪中，昂揚飛過無數試煉的海燕，她的故事被無數的學生後進不斷地傳誦，逐漸成爲一則傳奇，一則動人心弦、發人深思的傳奇。

蔡瑞月的一生波瀾起伏，包括她的生命經歷與作品，不僅書寫了台灣現代舞發展的歷史，同時也是搬演台灣近代歷史發展不同階段的舞台。

從日本東京的「石井漠舞踊專科學院」學成歸國之後，蔡瑞月從「蔡瑞月舞踊藝術研究社」開始，爲當時還不識現代舞爲何的台灣社會，開啓了認識芭蕾、現代舞、舞劇的視野，之後雖然在一九八三年移居澳洲，但她所培育的無數學生，和留在台北中山北路巷弄內的「中華舞蹈社」，卻成爲台灣現代舞蹈發展的重要基石。

在蔡瑞月的一生中，除了舞蹈方面的成就之外，她與詩人雷石榆短暫的因緣，因爲雷石榆之故而遭受的政治迫害（入獄與受到監控），不僅是她一生痛苦的記憶，更記錄了台灣近代歷史的關鍵發展。

故事如此精采的人物，自然是戲劇呈現的絕佳素材，但因爲與歷史記憶的緊密關係，對於創作者也會造成不小的問題：在當代的舞台上，如何再現這樣的一則傳奇，而不致陷入歷史詮釋的爭議或迷思（台灣與日本、中國的複雜關係）？另一方面，蔡瑞月的一生，是不是可能成爲一篇極好的歷史教材，不僅是台灣現代舞發展的歷史，也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記憶：政治的、社會的、文化的？

九十三年十二月在國家劇院演出的《舞者阿月》（編

History Education in Theatre

Some Thoughts on
C. M. Wang's
A-Yueh The Dancer

劇：汪其楣，導演：黎煥雄，主演：汪其楣 / 朱陸豪），提供給我們一個可以討論的範例，讓我們可以思考歷史在劇場呈現的一些問題，換言之，也就是歷史教育在劇場中的問題。

除了獨特的人格特質與魅力之外，歷史情境的變化與影響，對於決定蔡瑞月曲折的人生際遇，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：她開始推廣現代舞蹈的保守年代，使她人生發生劇烈轉變的白色恐怖，在她晚年時，台灣整體政治氛圍的快速變化。因此，回顧蔡瑞月的一生，如何呈現這些外在環境的變化，就具有關鍵的意義。

或許是基於對傳奇人物的尊崇，或許是避免掉入歷史詮釋爭議的無底深淵，編劇汪其楣選擇了以簡單、甚至有點隱晦的方式，輕輕帶過蔡瑞月經過的年代，而將重點放在她本身的作為與心境。因此，對於蔡瑞月開始習舞與跳舞的那段時日，我們只能看到年輕的她充滿熱情的呼喊與動作，卻看不到周圍那個仍被傳統規範約束著的台灣社會；當雷石榆被捕並驅逐出境時，只有離家前的簡單數語，和蔡瑞月在他行前的苦痛，那個時代的肅殺氣氛，在舞台上只以幾個黯黑的人影象徵；蔡瑞月短暫卻倍受煎熬的獄中歲月，之後所受長期的監控，和最終的遠赴異鄉，同樣地被輕描淡寫帶過；她的命運在晚年的改變，雖有各種榮譽加身，還有舞蹈社的毀於祝融與重生，但我們仍無法感受到解嚴之後社會氛圍的改變，蔡瑞月的「平反」，似乎也失去了讓人反思的動能。

另一方面，編劇汪其楣雖然將敘事的重點完全放在蔡瑞月的傳奇一生，但她採取了非常節制的態度面對，避免了許多創作者在處理類似素材時，可能會出現的感

傷情緒。導演對於整個表演調性的掌握，以動人的音樂推動故事的節奏，和相當簡單乾淨的畫面，也表現出與編劇相同的節制，讓整個演出給人一種平靜的感覺。

相對於劇中主人翁不安動盪的一生，《舞者阿月》的這種平靜，就顯得更加吊詭。歷史在《舞者阿月》中被輕輕碰觸，但更多的關鍵細節卻也在這中間失落了。編導者有意的自我節制，固然在舞台上完成了蔡瑞月的形象建立，給了年輕觀眾一個仰望傳奇人物的美好經驗，卻無法提供更多的思辯空間，讓觀看者可以自己對蔡瑞月和她的年代，建構出自己的一個理解的觀點。

從歷史教育的角度來看，《舞者阿月》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資料，卻少了刺激觀眾思考的力量，對於幫助我們穿透表層、深入探索事實的內涵，可能助益不大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沒有保守環境的壓抑，蔡瑞月的天真熱情就不顯其不凡，沒有國家機器的迫害，蔡瑞月的堅毅卓絕也就少了動人的力量，沒有波瀾壯闊的時代，海燕翻飛的身影也只能是平靜海天的一點裝飾，而不能激起觀看者激昂的情緒。因此，編創者受到蔡瑞月生命故事的感動，是不是能夠更為強烈而真實地傳達給觀看者，也就有了疑問。

以「蔡瑞月的一生」這樣的素材來看，這樣的處理是有點可惜的。（註）

註：筆者日前與台新藝術獎觀察委員、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系助理教授林志明老師，在台新藝術獎的藝術MSN上，以《舞者阿月》為題進行對談，本文中部分觀點受到林老師的啟發，特此感謝。另，對談全文，已刊載於九十四年元月號的《典藏今藝術》雜誌。